Hanna Kay, Shifting Horizons

translated to Chinese by Chen Yin Rong

转换的视野

2012 年，作为澳大利亚艺术家交流活动的一员，我有幸来到了中国。这次意义重大的旅行，是我艺术轨迹上的另一次实践。我的一生充满了意义重大的旅程。我离开祖国以色列去维也纳学习，在纽约生活工作了十年，又在悉尼生活了十年，如今我在上猎人谷（澳洲）的工作室工作。我在一个环境中成长，再移居到其他几处环境中生活，最后来到澳大利亚农村，自己的作品主要是通过与自然世界的接触而获得灵感。我的实践在“短暂”和“永恒”这两个极点中暂停住，因此，我的艺术倾向于强调阈限 —— 一种存在于流动与坚实、缺失与实体、秩序与无序之间的状态。与景观的互动是我理解一个地方的方式，我开始相信自然环境是塑造一个特定社会和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的艺术作品像是我回忆和经历的地图，我以一种特别关注自然生长和退化的过程的视角去探索风貌。当我首次来到中国并站在西安皇陵遗址出土的考古文物前时，这个关注点就浮现在我脑海之中。我开始寻找一种方法，用于探索跨越文化和古今生活之间的象征性联系。随后，我创作了一组作品，既有绘画，也有受到古代实践启发的三维物体。墓地、纪念物和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被从环境中雕刻出来，作为人类的短暂标志。因此，人生的无常性与自然的永恒性之间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得到彰显。

看着这些沙坑中的古代帝国碎片，很明显，自然环境在决定皇帝埋葬地点的位置和在建立保存纪念碑方面都十分关键。依山傍水、绿意环绕、交运通达的城邦曾坐拥良景，而流动的沙丘石砾给昔日的自然标上了时间的刻度。如今，在实际坑里，雕刻的身体部位、动物骨头、马车轮子和其他物体散落各处，从沙子和灰尘中浮现。到处都是沙尘。它覆盖了不朽的粘土军队、陵墓和城市本身。事实上，中国的皇朝是在第一个首都西安以北的鄂尔多斯沙漠吹来的黄土沙尘中发展起来的。漂浮的沙尘突出了帝国纪念碑的永久性与那些本应居住在该地区的人的流浪之间的反差。统治者们以粘土、玉石和青铜之躯不朽，而与其相对的游牧民族们，则于几个世纪以来携带思想和货物始终在西安和西部之间的干旱地带游荡，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留下的只有石化的脚印。

在我个人的文化记忆中，一片沙漠若隐若现。一方面，在我出生的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暴力的战役和部落间的争斗不断。另一方面，沙漠是一个能静心思索的地方。在扬尘的中国古帝国风貌遗迹的墓坑之间，我反思了过去和沙漠有关的经历 —— 这些经历对我成为艺术家的决定至关重要，也塑造了我日后的思考和选择。回到工作室后，我开始着手创作，这件作品将提供一个反思战争和后果，以及其他琐事的冥想空间。

在中国古代，“风景”这一主题具有深刻的哲学和精神层次的意义。道教和佛教对于宇宙和谐结构的信仰，以及学术上对于从混乱的王朝崩溃和朝廷的政治阴谋中撤退的理想，都在确保几个朝代的山水画的首要地位上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在当今的中国，当面对污染、环境破坏和腐败，“风景”这个主题有时仍会成为一曲重要的挽歌。通过将中国传统材料和主题与西方

背景和技术相结合，这些艺术品让人们注意到全球对环境的漠视，以及人类干预自然风景而造成的后果。

大标题《转换的视野》涵盖了诸多在这篇作品中将自然元素和古代中国的丧葬文物并置被研究的意向和主题。它强调了一个概念，即包括艺术品在内的物品的意义是不稳定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环境下，根据不同的观点而改变。此外，该标题还吸引我们注意到管理不同社会和文化习俗的原则的变化，尤其要重视埋葬仪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处理死者的方法。同时，纪念碑和庆典的自然设定意义在发生着变化。例如，与大多数西方现代的埋葬方式不同，在过去，整个景观中的送葬队伍是纪念逝者的一种重要方式，就像最后的埋葬一样。

除了概念框架外，中国之旅还激发了我的灵感，拓展自己的实践并尝试了全新材料（中国历代艺术家和工匠曾用过的宣纸和粘土）。这次展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名为《渐变》的彩绘宣纸卷轴。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物品——陶土的储存库和天使堆——所有这些都是从西方的角度去体验中国古代文化习俗与其环境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后所体现的一种审美上的响应。

《渐变》系列

这个系列包括 34 幅垂直构图的精美宣纸画卷，并将我现场拍摄的秦始皇兵马俑通过丝网印刷的图像与自然的彩绘碎片放在一起。这些长达 25 米的卷轴们为参观者提供了一次跨越时间和一般景观空间的旅行，画面上行进的兵马俑队伍在无情的自然风景中从有到无。“渐变”一词既有生物学意义，也有语言学意义——它指的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连续性变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注意到历史的连续性，并在这幅作品的背景下，强调中国古代景观与我自己在自然环境中的经历之间的联系。一些宣纸卷轴中暗示了自然力量的存在 —— 描绘尘、雾和烟时所呈现的模糊感令景观和古迹几乎无法辨认。在另一些创作示例中，展示兵马俑图像的板被不同的山脉、沙丘、草地和森林等风景图案拦截。这里没有试图复制某个特定景别。画的碎片描绘了风景中某些回忆里的经历。暗淡的画面交错在绘画的缝隙里，让想象力来弥补其中的缺失。

我将在维也纳习得的欧洲文艺复兴艺术家的绘画技巧学以致用。那既是对艺术史的一种肯定，亦是艺术史连贯性上的一个节点。从表象上看，油墨蛋彩画的层次感和飞溅弯曲笔触的节奏感勾勒出密集的画面，与丝网印刷照片的平滑形成对比，而这种作品内呈现的对比提供了一个探索艺术家姿态特征和机械复制过程内之间复杂关系的空间，借此引导观众们由重视两种媒介之间的显然差异切换到关注跨文化问题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储存库》系列

《储存库》系列的灵感来自于一个特别的“房间”，考古学家推测这个“房间”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总部。九个储存库中的每一个都被设计成类似一本打开的书，两边是象征辩证关系的凹凸面结构。作为有历史感的“圣物”，这些艺术品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思考与哀悼回忆问题的空间；其双边结构展示了一次不同文化中丧葬和纪念习俗的“对话”，并关注了社会治理和文化习俗上的原则演变。

每个储存库盒子的纹理看起来都像房间表面的土层，依靠在凹陷面上的小小的泥人和物品让人想起象征着亡者死后需要物品的汉代墓葬的陶制雕塑。然而，我在每个填满沙子空腔中的盒子中放置陶土小物件时，借鉴了其他文化中的埋葬方式 —— 在凸起的一侧，我附加了二维混合媒体艺术品来刻画中国传统的图像。

汉朝时期，除了皇帝享有与兵马俑合葬的特权之外，其他高级官员会在陵墓中安置表演者和保卫兵陪伴他们来生。随着农业的发展，有影响力的地主会被埋葬在用粘土制成的缩小版的农场生活场景中。受到这些粘土景观的启发，我制作了“静物”系列，其中包括几个装满沙子的托盘，我在其中摆放了各种各样的粘土物品。

在《静物：丛林》这个作品中，我把几十块薄薄的发黑的粘土卷片放在沙地上。这件作品回顾了古代卷轴以及它们在记录和传递信息方面的作用。粘土卷轴在沙子上的排列暗示了贫瘠土地上烧焦的森林遗迹，并提供了大量的信号通道。作品主体是对历史上文化的转移和被战争和暴行破坏的环境的沉思。

《天使》

我制造了一支天使的粘土军队来与皇帝的粘土军队做类比。这两支军队 —— “战士和天使” —— 唤起了分析框架上的多样性，并与埋葬和纪念、差异性、创伤和苦难以及自然力量的问题有所关联。数以百计的天使皆由两种不同的模具铸造而成，其粘土材质发挥出了随物赋形的记忆能力，随后用火箱烘干水分，柔韧的白色泥人变成了硬质的黑色烤土天使。我用这些材料作为一个隐喻，通过它来清晰地展示我的思想 —— 天使们并没有被描绘成瞬即温柔穿过羽毛般的云朵或是微风吹过树梢的形象，相反地，它们是笨重的战士，被构成他们的原生材料——大地——所阻碍。焦黑的粘土和燃烧的土地本身让人联想到毁灭和重生。因此，它们表达了我作为一个在大屠杀中失去至亲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焦虑。

大多数人一听到“天使”这个词就会想到基督教及其对天使的描述。许多人认为只有基督教和犹太教才相信这种生物，又因犹太法律禁止表现“天使”，故这类形象多由基督教艺术家呈现。然而，“天使”的概念在大多数文化和传统中出现过——从日本到中东再到美洲的古典神话中，在萨满教、拜火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亦有映像。天使的历史比犹太圣经还要悠久，大多数西方人首先接触到的是《圣经》，他们认为天使是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约比信仰犹太神早 500 年），由查拉图斯特拉“发明”出来。不管这个概念的起源如何，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表明，天使是史前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让“天使”参与到这个艺术项目的想法是出乎意料的。作为一个世俗的个体，我的成长过程中既没有上帝的天使，也没有恶魔的鬼怪。历史上的“天使”形象陈述并没有在我的想象中产生魔力，我认为天使是圣经故事中非理性的产物。我内心有一种抵制与天使有意外接触的情绪，然而它也触及了我的好奇心，从而让这个不协调的、长着翅膀的空灵生物成为一个推进矢量，贯穿于不断变化的视野的研究和开发之中。作为想象的媒介，天使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缺失与实体、秩序与无序之间的界限上。除了影响到存在模式之间的转换，天使还象征着我在中国发现的彻底的“差异性”。

*

重复的天使形象与人类生活中重复的模式有关。这在《渐变》系列中也有阐述。使用重复摄影过程时，屏幕上重复的武士图像加上重复的绘画标记和重复的自然主题，在卷轴上创造出一种延迟闭合并建立复发可能的运动轨迹。“天使军团”和“兵马俑”的形象不仅在自然的世界里产生，同时摄影和印刷以及用模具“克隆”陶俑的形成过程也强化了现实的“机械化”生产手段。这些重复是一种内在的节奏，它在观众的反思和记忆过程中被分解。

这些艺术品可以被看作是与生长和衰退的自然过程相联系的周期性变化的例子。这个作品用其独特的混合的象征性方式，意在指出：相比兵马俑墓葬的存留残片，自然世界并非一个死亡世界，也许它正是人类生命的生存关键。《转换的视野》的指导思想是，文化的实践与环境息息相关，并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之中。艺术作品以先人遗骨引发出景观中充满哀悼和记忆的概念，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些艺术作品的灵感来自西安墓地的考古发现，带着观众踏上了跨越文化、跨越时区、跨越景观的旅程，而我们和我们的文化建设却对此未有感知。通过对比自然风貌和中国古代丧葬文物的形象，这些作品强调了自然世界不可估量的年龄与人类视角的时间性，并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们反思与自然生长和衰退的循环过程相关的实例。

Chen Yin Rong 陈寅蓉